

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谨将此书献给过去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

雾都郊野 系列长篇小说

谢谢青木关

男孩章诗宁 1940—1941 的日记

谷应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雾都郊野 系列长篇小说

谢谢青木关

男孩章诗宁 1940—1941 的日记

谷应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谢谢青木关 / 谷应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8
(“雾都郊野”系列长篇小说)
ISBN 978-7-5589-0375-5

I. ①谢… II. ①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9350 号



“雾都郊野”系列长篇小说

谢谢青木关

谷 应 著

石 沛 刘九鸣 封面图

王书朋 正文图

赵晓音 装 帧

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发行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3.5 字数 134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589-0375-5/I · 4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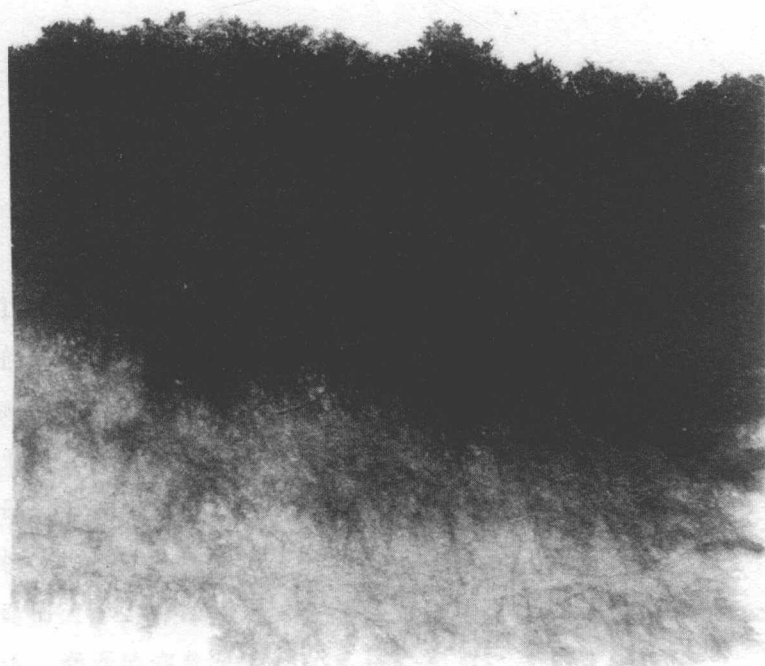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谨将本书献给过去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



1. 清晨的空气，清凉而湿润，微风轻拂，带来一丝凉意。
2.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金色的光芒洒满大地，万物复苏。
3. 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清脆的鸣叫声回荡在空气中。
4. 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序

张元洪

读了谷应大姐的“雾都郊野”，勾起我的重庆情结。

我的祖父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学校的首任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严峻，为了保住民族教育事业的根苗，1936年，南开学校在重庆建成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1937年，天津南开中学被日军炸毁，我们全家搬到重庆。我母亲对重庆感情极深，大概是因为和我父亲在重庆相识、相爱、结婚、生子有关。1951年，我们全家返回天津，那时候我对重庆的印象皆来自母亲的描述：潮湿的空气、淳朴的民风、榨菜，还有母亲腌制的、不地道的重庆泡菜。一直到十多年后，我再次来到重庆，在阴雨的天气中，在重庆的小饭馆里，

闻到浓烈的重庆泡菜的气味，听到纯正的重庆方言，我才理解到情结一定是会埋在触觉、嗅觉和听觉之中的。

对重庆的情结，更深刻的理解来自这些年对南开学校，特别是对重庆南开历史的研究。1944年，日军兵临贵阳，直逼重庆。一些国民党高官怕重庆不保，纷纷给他们在重庆南开的子女请假，准备迁往西昌。祖父在学校操场召集大会，他说，我从天津搬到重庆，就是要和大重庆共存亡。退学可以，请假不行！那时候，在重庆，全中国的政要、商贾、文人、学者……各色人等云集，也就招来了日本军机的无区别轰炸。在日军的燃烧弹中，重庆的竹木建筑一时陷入无边的火海。据统计，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的五年半时间里，日军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00余架次，投弹2.16万枚，炸死1.1万人，炸伤1.4万人，炸毁房屋1.7万座，轰炸学校30所。最惨烈的是1941年十八梯大隧道，一次死伤上万人。重庆一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然而，重庆人民没有被吓倒，反而激起更加强烈的抗日情绪。你看，前方将士用血肉之躯挡住日寇的每一步进逼；空军勇士以少战多，以弱敌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各界民众挖防空洞，组织救火、救护、空防队伍；文化名人组织抗日歌曲大合唱；

敌人空袭轰炸时期，依然举行嘉陵江端午节龙舟大赛……

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以其镇定从容和儒雅睿智，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一方面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为山城人民的抗战信心增加了极强的力量。可以想象，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在烈火中、在恐惧中屹立不倒的重庆对中华民族决胜反击的信心有多么重要！重庆会是那个时期最有故事的城市。我多么期待有这么一些小说，描写出重庆人的苦乐与坚强。

因此，谷应大姐的“雾都郊野”问世，让我感到欣慰。

谷应大姐七七事变前夕出生，从北平辗转重庆，她对重庆的记忆不仅是潮湿的空气和纯正的乡音，还有燃烧弹的高温、房屋被烧毁的硝烟与长期的动荡不安……她将童年的记忆碎片拼接起来向后辈讲述，这正是抗战情怀的表现。

全民抗战的精神支撑我们最终走向胜利，这种精神最充分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

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这种精神！

谢
青木关

7 月 8 日

我发呆

我坐在门槛上。除了吃饭睡觉我只坐在门槛上。住进青木关的袁家沟五天了，整整五天我都是这个样子。我知道是那个可怕的东西，是“它”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门不高门槛却高。门外头是院坝，院坝外头有河沟有水田有石板路。门里头是堂屋，堂屋两边有两间偏屋，西屋我们住，东屋等四孃（母亲的四妹）一家来住……这些我知道。

可是门里门外所有的东西好像被什么隔开了，一层雾还是一张爸爸用来做工程图的拷贝纸？我弄不清。但我知道是“它”把门里门外的东西变成了这个样子……

门槛又厚又光滑，坐在门槛上的我只有耳朵在听。我听

见水田里呱呱的青蛙墙根处嚙嚙的蟋蟀房檐上喳喳的麻雀，还有竹林那边汪汪的狗。我听见山坡上田坝心在笑在喊在唱的男人女人。

有个提鱼篓的男孩从我家院坝前走过。这男孩看上去好像比我大两岁？他站下来朝我打了个唿哨——是在招呼我呢。我一动不动呆坐着。我不想跟任何人来往。

好多天我都是这个样子。我知道是“它”让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妈妈从偏屋里出来了。住进袁家沟后她是第一次下床走进堂屋。妈妈仿佛被雾气罩着。雾气隔开了一切，把我和整个世界隔开了……

妈妈坐到我旁边，把手搭上我肩头。她原先圆滚滚的臂膀现在麻秆样瘦。“跟妈妈说句话好不，小诗宁？”妈妈细弱的声音飘在我耳边，“告诉妈妈你在想什么……好不？”

我听到了，我一动不动。门槛上的我只呆坐着。好一阵，我听到妈妈吸鼻子，她在悄悄地哭。她的手收回去了。我一动不动只呆坐着……

妈妈知道“它”吗？知道是那个可怕的东西把她的儿子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吗？

今天清早，邮差送来一只大包裹，是姑姑从沙坪坝水工所寄出的。沙坪坝水工所是姑姑办公事的地方。

包裹里头有十五服中草药、一本硬皮簿、一管自来水笔，

还有爸爸的信。爸爸对我说的话附在信末尾。我把这些话读了三遍之后，拧开自来水笔就在硬皮簿上开始写日记。

这是我的第一篇日记。

7 月 9 日

爸爸的信

003

爸爸的信统共十页，妈妈边读边掉泪。我想，爸爸的信这么厚，是因为知道了我们在逃难路上的情况，知道了那些可怕的事吧？爸爸对我说的话虽然只占十页信纸里的一页半，可是他说得真好，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爸爸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诗宁，我的好儿子，爸爸知道你心里憋着压着很多东西——是战争带给一切孩子的、他们本不该接触到的、可怕的肮脏的悲惨的可恶可恨可厌的东西。

爸爸知道你天性敏感，是个善良柔情的孩子，战争对其他孩子的伤害会加倍于你……亲爱的诗宁，在你最艰难的时刻爸爸没能够保护你，在你最悲痛的时刻爸爸

没有陪在你身边，请体谅担负着铁路责任的爸爸！如果你愿意，就让这个小本本代替爸爸听你说话好吗？小本本和自来水笔是爸爸做学生时得到的奖品，送给你，写出你憋在心里的一切吧。

还记得那支小歌谣吗？

小鸟在唱歌/吱吱吱——叽叽叽/我对小鸟说我也会唱呢/嘟嘟嘟——嘀嘀嘀

爸爸相信，四岁能自编自唱这小歌谣的章诗宁，七岁能把自己的小歌谣订成薄薄一本《叮咚叮咚小星星》的章诗宁，到了九岁一定能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到日记本里！

写出来吧，亲爱的诗宁，把可怕的可恨可恶可厌可悲的一切都写到日记本里吧！让爸爸和你一起把它们从你的心里驱赶出去！并且，希望你尽可能记下每天在你身边发生的可喜可爱可叹可歌的美好的事情，让欢乐和美重返你的心田！

爸爸相信诗宁能够做到！我的好儿子，爸爸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爸爸在听呢……

硬皮簿天蓝色，个头不小，很漂亮。我把它贴在我的心口，现在它是我的了。那管银灰色的自来水笔也是我的了。我接受爸爸的建议——我要在硬皮簿里头写我心里想说的话。我要把心里的话说给爸爸听，我会把日记尽可能地写好。

我会认真写日记的，为了爸爸。

7月10日

妈妈和姑姑

005

妈妈端着药盅走到院坝门口，坐到我旁边小口小口喝药，边喝边说，亏得你汝卓姑姑照顾，汝卓姑姑是我们在重庆的依靠啊！

妈妈好几次对我说过这话，我打心眼里赞同，可我呆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

姑姑比妈妈小八岁。妈妈读金陵女大二年级的时候，姑姑是女大附小五年级学生。因为排戏，演小丫头的姑姑跟演大小姐的妈妈有了来往成了好朋友。听姑姑说，她想让这好朋友做她的嫂子，就设法让我爸爸跟我妈妈见面。最有效的一招是请他们去听音乐会。过了两年，对音乐很有兴趣的我妈妈当真嫁给了对音乐也有兴趣的我爸爸。姑姑平时管我妈妈叫“三姐”，只在长辈和生人面前喊“嫂子”。姑姑和妈妈一直是好朋友。

在衡阳铁路局办公事的爸爸跟在沙坪坝水工所办公的姑姑都能够拍电报，姑姑的男朋友名叫李一民，李叔叔在报馆做事，有要紧事也能够拍电报。电报可是帮了大忙，要不然，姑姑怎么能知道爸爸留守铁路，妈妈和老丫头来喜婆带着我和大妹，还有刚出生的细妹，跟随铁路局家眷撤离了衡阳？

姑姑知道铁路家眷从衡阳到柳州可以坐火车，柳州往贵阳，再往昆明只能步行，所以出差贵阳时，专门跟爸爸商量，把病重的妈妈和丢失嗓音的我从贵阳带回重庆。

妈妈愿意这么办，是因为隔些日子我四孃、四姨爹一家也会从昆明来重庆。四姨爹办公事在青木关，姑姑就租下了我们现在住的院坝。

姑姑是我们在重庆的依靠，亏得有姑姑关照，不然我们麻烦大了。我打心眼里赞同妈妈这话，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可我却没法表示。现在的我只能呆坐在门槛上……

我听到妈妈吸鼻子。我知道她又哭了。

我一动不动呆坐着。妈妈不知道“它”，姑姑也不知道，她们没法知道是那个可怕的东西把她们的小诗宁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7月12日

“它”来了

雾散了，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

只要是晴天，甚至是雾气不大的阴天，不定什么时候近处远处山顶上就升起“红球”，空袭警报也响起来了。第一遍响声长，第二遍加快，又急又快的第三遍响过，叫做“零式”的“膏药飞机”就三架一组三架一组飞来一大群……它们是一群丢炸弹的飞机。

弄不明白的是“它”。“它”为什么总是跟膏药飞机搅在一起，“膏药飞机”来了“它”就来了……

“它”来了。坐在门槛上我听见“它”来了。

刮妖风一样的狞笑声还在远远的天边，但我晓得是“它”。我浑身打起抖来了。

妈妈从西屋出来。妈妈走路很吃力。

妈妈早就觉察出了我对小鬼子飞机的恐惧。她眼泪汪汪地说，不怕，我的小诗宁……她坐到我旁边，不怕哦小诗宁，青木关是世外桃源，小鬼子飞机不来袁家沟……妈妈细瘦的胳膊环着我发抖的肩膀，不怕不怕我的宝贝儿子……

我的脑袋扎在妈妈怀里。我捂住耳朵，但我还是听得到“它”，看得到“它”……

“它”一点儿一点儿近了。它钻出云彩古怪地放大着拉

长着。

我的心房揪成一团，我的额头渗出冷汗，我发抖，盛夏七月天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仿佛十根锯条在拉扯在挤磨，像每次一样，刮妖风一样的狞笑声里，“它”放大着拉长着扭着绞着，变成一盘青灰色长条大丑脸，带红饼的铁翅膀支在脸两边……

像每次一样，我想躲开我想逃跑，可是躲不掉也逃不开……

7 月 13 日

逃不开躲不掉

从柳州去贵阳的路上“它”跟着，从贵阳到重庆的路上“它”跟着，即使到了重庆“它”也跟来了！每次每次，“它”都和“膏药飞机”搅在一起，“膏药飞机”来了“它”就来了……

到重庆那天是中午。但凡贵阳来车，终点站都在海棠溪，进城需要从海棠溪过江。姑姑的男朋友李叔叔那天外出办事不能接站，姑姑就喊来一顶滑竿送妈妈到江边渡口。

走不多远空袭警报响了，抬滑竿的轿夫马上往防空洞跑。一街人都在跑。住山坡上的人、住山脚下的人都跑出来，背娃娃的、搀老人的、拎包袱扛箱子的都往防空洞跑……

姑姑拉紧我跟着滑竿跑。我跑着，呜呜的空袭警报好像在咬我的耳朵，我的腿杆有点儿发抖，我害怕，我害怕“它”来……

到了防空洞口，一个轿夫背着走不成路的妈妈，另一个抱着细妹，往洞子里跑，我跟着姑姑还有来喜婆，紧随在后头……

“它”会跟到洞子里来吗？我的腿杆打抖打得凶起来了……

比起衡阳铁路员工宿舍侧旁的防空洞，重庆山腰里的防空洞要大出许多倍。好大好深好黑哦！我什么都看不见，只闻到汗臭只听到声响。女人在哄哭了的娃娃，老人在叹气，男人在骂小日本龟儿飞机。洞子里头已经有好多人了……

我瑟瑟地发抖了，“它”会跟到防空洞里来吗……发着抖，我紧贴妈妈和姑姑坐了下来。细妹在妈妈怀里哭，妈妈没有奶水，细妹饿了就哭……

渐渐地，眼睛看到了洞壁上的油灯，看到了洞壁洞顶潮乎乎的泥巴，还看到了灯光底下的人——有的坐在贴洞壁的板条上，有的蹲在地下，有的坐在地下……我看到妈妈惨白的额头倚着洞壁，看到细妹饿得皱巴巴的小脸和嗷嗷嚎叫的大嘴巴……

又急又快的第三遍警报在洞子外头响，更多人涌进